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三寶太監西洋記  
第三十七回 王神姑生擒護衛 張狼牙馘斬神姑

詩曰： 客有新磨劍，玉鋒堪截雲。  
西洋王神女，意氣自生春。  
朝嫌劍花淨，暮嫌劍花冷。  
能持劍向人，不解持照身。

卻說王神姑帶領了一支番兵，竟奔蘇魯馬益而來。早已有個藍旗官報上中軍寶帳。三寶老爺道：「西番多有女將，亦是奇事。」王爺道：「未必個個出奇。」馬公道：「若又是個姜金定，卻不費盡了神思。」老爺道：「誰敢出馬擒此夷女？」道猶未了，帳前閃出一員大將來。三寶老爺舉目視之，只見其人：羅頭神的頭，千里眼的眼，李淳風的耳朵，顯道人的文身；騎一匹虎刺五花吼，使一條畫桿方天戟，原來是中軍帳下親兵頭目左護衛，姓鄭名堂。說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擒夷女。」元帥老爺吩咐旗牌官撥出一支軍馬，跟隨鄭護衛出陣成功。鄭堂一擁而去。只見番陣上繡旗開處，閃出一員女將來，只見：

直恁的蠻姑兒，有甚的念奴嬌。倒不去風雲際會遇秦樓，趁好姐姐年少。紅繡鞋也蹣蹣，點絳脣也渺渺。二郎假扮跨青驕，水底魚兒廝鬥。

鄭堂喝聲道：「來者何將？快通姓名。」女將道：「吾乃爪哇國國王駕下總兵官咬海干長房夫人王神姑是也。」王神姑起頭看來，只見南陣這員將軍，是好一個將軍：

門馬郎先一著，江神子後二毛。香羅帶束皂羅袍，□八臨潼獻寶。破齊陣偏刀趁，斗黑麻越手高。直殺得三仙橋上恁腥臊，管定顏回喪早。

王神姑道：「來將何人？早通名姓。」南將道：「吾乃南朝大明國征西元帥中軍帳下親兵頭目左護衛鄭堂是也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你無故侵人國土，是何道理？」鄭堂道：「你國王無道，無故要殺我南朝天使，又無故殺我從者百七□人。我們今日興師問罪，豈是無名？」王神姑道：「你說『興師問罪』四個字，故把這等一個大題目降人麼？」鄭堂道：「你咬海干連連戰敗而走，僅免一死。五百名魚眼軍一刀兩段，三千名步卒一煮一鍋。量你這等一個潑婦人有多大的本領，要甚麼大題目降你。」王神姑道：「你敢口出大言。陡！你看刀！」劈頭就是一刀。鄭堂道：「你看我戟！」劈頭就還他一戟。戰不上三合，鄭堂抖擻精神，威風□倍。王神姑心裡想道：「此人畫戟頗精，不是容易，須要把個狠手與他。」即時念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只見王神姑頭上一道黑煙沖天。那黑雲裡面有一位金甲天神，手執降魔釘杵，照著鄭護衛的頭上狠地還他一杵，把個鄭護衛猛地裡打下馬來。番兵番將一齊上前，拿動番鉤、番耙、番繩、番索，把個鄭護衛撈翻去了。

卻說鄭護衛披掛上馬之後，三寶老爺說道：「鄭堂勇有餘而智不足，此行未必成功。」王爺道：「再差一員將官出去，提防他一個不虞。」老爺道：「有理。」即時傳下將令，取到中軍帳下親軍頭目右護衛鐵楞。須臾之間，一員大將立於帳下，鼻鉤鷹嘴，鬚鬚鋼錘，腳走流星，形狀鶴立，騎一匹栗色卷毛驄，使一件八□二楞方面鋼，說道：「末將是中軍帳下右護衛鐵楞。稟上元帥：適承呼召，指使何方？」元帥道：「適來鄭堂出陣，有勇無謀，恐有疏失。特命你前去策應於他，務要小心，不可鹵莽！」鐵楞應聲而去，跑到陣前，鄭堂早已敗陣被擒去了。鐵楞心裡想道：「元帥神見，果有疏虞。我此行多應也有些不巧。」打起精神，狠著喝上一聲道：「蠻潑狗！敢唐突我南將麼？」王神姑起頭一瞧，只見：

一枝花兒的臉，一剪梅兒的頭。玉堆的蝴蝶舞輕腰，雁過沙頭斷轆。刀起處銀落索，刀落處金葉焦。風雲會處四元朝，太師引時非小。

王神姑看見鐵楞來意不善，更不通問名姓，一任的舉刀廝殺。鐵護衛心中吃怪，手底無情，那一方鋼打得就是流星趕月，花蟒纏身。王神姑看見不是對頭，連忙的口裡念動真言，宣動密咒，立地時刻，間上一道黑雲沖天。黑雲之內早有一位金甲天神，手執降魔釘杵，照著鐵護衛的頭上狠地一杵，把個鐵護衛打翻在馬下。番兵番將一擁而來，舉起番鉤、番耙、番繩、番索，把個鐵護衛又撈翻去了。

王神姑一連兩勝，活捉南朝二將，洋洋得志，笑口微開，同著咬海干進見番王。番王道：「神姑功展何如？」王神姑道：「仗著我王齊天的洪福，憑著賤妾的本領高強，連贏兩陣，生擒南朝兩員大將。」番王聞言大喜，說道：「南朝兩員大將在哪裡？」王神姑道：「現在門外。」番王道：「帶他進來。」即時間，一伙番兵擁著兩員南將，蜂擁而入。南朝兩將面見番王，立而不跪。番王大怒，說道：「爾乃敗兵之將，焉得不跪於我？」二將高叫道：「上邦為父為祖，下邦為子為孫。吾乃上邦大將，怎肯屈膝於下邦之君！」番王道：「你今日見執於我，生殺惟我，焉敢出言無狀？」二將高叫道：「大丈夫視死如歸，要殺就殺，何懼之有！番王大怒，即時叫過番兵，押赴宮門外斬取首級。說一聲「斬取首級」，早已把兩個南將推出去，一聲「開刀」，一聲「斬首」。王神姑說道：「臣啟大王，殺此二將，未足為奇。待臣捉了道士，拿了和尚，一同取斬，一同獻功，才見得全勝之道。」番王看見個王神姑立地取功，唯言是聽，即時息怒回嗔，說道：「依卿所奏，權且寄監，俟大功成日，另行處斬。」

此時天色已晚，王神姑陪著咬海干，乘得勝之威，盼不到天明，要來廝殺。剛剛的東方發白，領了一支番兵，又來討戰。藍旗官報上中軍。三寶老爺道：「鄭堂有勇無謀，理當取敗。怎麼鐵楞也不仔細，同被牢籠？」即時傳下將令：「誰敢領兵前去擒此夷女，洗雪前仇？」道猶未了，只見狼牙棒張柏應聲而出，朝著帳上打了一個躬，說道：「末將不才，願先出陣，擒此夷女。」王爺道：「須得張將軍才有個贏手。」老爺道：「那女將善能役鬼驅神，你去不可造次。」張狼牙應聲道：「理會得。」攀鞍上馬而去。望見個番將，也不管他是男是女，也不管他姓張姓李，當先就狠著喝上一聲道：「陡！你是甚麼人？敢生擒我南將！」王神姑起頭看來，只見這員南將有好些怕人也。怎麼有好些怕人？他面如黑鐵，鬚似烏錐；又帶一個鐵襖頭，紅抹額；又穿一領皂羅袍，牛角帶；手裡又不是個甚麼兵器，一桿的鐵釘頭兒呲牙露齒；騎的又不是個甚麼好馬，一塊的柴炭坯兒七鳥八黑。王神姑心上先有幾分懼怯，卻抖起精神，問道：「哪來的黑賊？早早通名。」張狼牙喝一聲道：「陡！你沒眼睛有耳朵，豈不聞我張狼牙棒張爺的大名？」王神姑道：「好個張爺，只好自稱罷！」說得張狼牙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，雙手舉起那八□四斤重的狼牙釘，照著那神姑的頂陽骨上，分頂就是一釘。王神姑連忙的舉起日月雙刀來相架。張狼牙人又厲害，氣力又大，兵器又重，兩家子交手才只一合，不及兩合，那王神姑殺得渾身是汗，力軟筋酥，自知道戰不過了，口兒裡才哼兩哼。張狼牙早知其意，照頭就是一釘。王神姑還不曾哼得出嘴，張狼牙的釘先已打了頭上。任你是個甚麼天神，怎麼就會曉得？怎麼就會下來？恰好的把個王神姑打得滿口金牙搖碧落，腦漿裂出片花飛。

張狼牙取了首級，竟上中軍，見了元帥，把個首級一丟，丟在帳前。元帥道：「那是甚麼？」張狼牙說道：「適來出馬，仗著元帥虎威，立誅西洋女將。這就是女將的首級，特來獻上記功。」元帥大喜，一面吩咐記錄司錄上軍功，一面吩咐軍政司將首級號令諸將，一面吩咐授饗所安排筵席。即時筵席排完。元帥道：「張狼牙先飲一杯作慶。」張狼牙朝著元帥打一個躬，說道：「承元帥尊賜，末將不敢辭。告稟元帥，恕僭了！」剛剛的舉起杯來，酒還不曾到口，藍旗官報道：「稟元帥爺得知，軍前又是張狼牙打死的女將，口口聲聲叫那黑賊出來比手。」激得那個張狼牙心如烈火，聲若巨雷，喝聲道：「陡！死者不能復生，豈有死魂會來討戰之理！此是妄言禍福，煽惑軍情，乞元帥梟其首級，以安人心。」元帥道：「煽惑軍心，軍法處斬。」元帥吩咐一聲斬，只見群刀手簇擁而來，就是滿陣皂雕追紫燕，一群猛虎啖羊羔。藍旗官高叫道：「冤枉殺人，元帥可憐見。」王爺道：「怎見得冤枉殺人？」藍旗官道：「小的們職掌塘報，以探賊為主。有事不敢不報，無事不敢亂言。番陣上明明白白就是那員女將，一則是他自己

通名道姓，二則是面貌一樣無差，怎教我們隱而不報？」王爺道：「老元帥且寬他這一會兒，這其中事有可疑。」老爺道：「怎見得事有可疑？」王爺道：「番陣上縱不是那員女將，或者是他姐姐報仇，未可知也。或者是他妹妹報仇，未可知也。藍旗官怎麼敢妄言禍福，煽惑軍情，自取罪戾？」張狼牙又激將起來，說道：「二位元帥寬坐片時，容末將再去出陣，不管他甚麼姐姐，不管他甚麼妹妹。元帥這裡要死的，教他就吃我一釘；元帥這裡要活的，教他就受我一索。」王爺道：「張將軍果是天下英雄。」

張將軍一手抓過狼牙釘，一手抓過烏錐馬，飛陣而出。仔細看來，番陣上果真還是那一員女將。張將軍大喝一聲，說道：「陡！你這賤妖奴，怎敢軍前戲弄於我！」雙手舉起那桿狼牙釘來，分頂就打。王神姑看見張狼牙打來，撥轉馬只是一跑。張將軍怎肯放手於他，一匹馬竟自追下陣去。王神姑聽知張將軍的馬響，口裡念動真言，宣動密語，只見他頭上一道黑氣沖天。喜得張將軍的馬快，早已黏著王神姑的背後。張將軍看見他的頭上黑氣沖天，曉得是他弄巧，分頂就是一釘。這一釘打得王神姑的神不曾得上天去，天上的天神不曾得下地來。只是一陣黑氣不得自伸，化作一陣大風，飛沙走石，拔木卷茅。飛沙走石，拔木卷茅不至緊，把個張狼牙的兩隻眼睛刮做了一隻，一隻眼睛刮做了半只，半隻眼睛刮做了全然沒有。怎麼全然沒有？兩隻眼都睜不開來，卻不是個全然沒有？張狼牙心裡想道：「這分明是些妖術。」拿定了元神，勒住了馬，帶定了狼牙釘，住會兒睜開了兩隻眼，只見坐下的馬一頭兒撞在一棵大柳樹上。張將軍心裡狠起來，就要把個狼牙釘還他一釘，心裡又想一想，說道：「樹又大，兵器又重，我的力氣又大，萬一一釘釘在樹上，倘遇妖婦趕來，我的狼牙釘卻又抽扯不出，豈不送卻了我的殘生性命。卻又一件來，若不下手於他，怎麼得這棵樹脫去。」又想了一想，說道：「總莫若射他一箭，看是何如。」正拈弓在手，搭箭當弦，要射他一箭，恰好的颯地裡響一聲，早已不見了這一棵大柳樹。原來王神姑善能騰雲駕霧，善能千變萬化，他因為吃了狼牙棒，不曾遣得金甲天神，故此變做了這一棵柳樹，實指望狼牙棒打來，他就招掉他幾個釘齒。誰想張將軍的心又靈，計又妙，不用棒打，只把箭來。這一箭不至緊，卻不射著了王神姑的真身？王神姑怎麼得脫？故此地颯地響了一聲，化作一道青煙麗去。

張將軍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年成不好了，連楊樹也會跑了。」

風平塵靜，張狼牙仔細看來，只見王神姑就在前面。他就氣滿胸膛，怒從心起，喝一聲道：「賤潑妖哪裡走！快快過來，我和你定一個輸贏。我今番若不生擒於你，誓不回還！」一手扯出一枝箭來，折為兩段，對天說道：「天！你在上，我張柏今日若不生擒妖婦，罪與此箭同科！」王神姑看見張狼牙心如烈火，暴跳如雷，暗笑了一笑，心裡說道：「此人是個一勇之夫，待我激他一激。」即時舉起刀來，高叫道：「那黑臉的賊，叫甚麼天？你既是有些手段，你過來，我和你大戰三百回；不戰三百回的，不為男子漢。」張狼牙道：「你若走了，便是你輸。」王神姑道：「走的不為好漢。」張狼牙喝上一聲，破陣而出。王神姑未及交手，把個雙刀虛幌了一幌，取下陣來。就把張狼牙激得暴跳如雷，叫聲罵道：「好賤婢！你那口是個甚麼做的？怎的這等不准？你走到哪裡去也！」放馬追下陣去。王神姑看見張柏追下陣來，連忙的把個舌尖兒咬破，一口口水望西一噴，喝聲道：「此時不到，等待何時！」道猶未了，只見正西上一朵黑雲，黑雲所過，一陣怪風。怪風所過，一班狼蟲虎豹，猛毒惡蛇，卷毛青獅，張牙白象，豹全螭嘴，犀角牛頭，有一班豺狼狗彘，烏兔狐狸，貔貅大馬，蠚蟲蛇蠍，竟奔張狼牙。張狼牙低頭一想，說道：「人與鳥獸不同群。豈有這許多的惡獸助他出陣之理？莫非是些妖邪術法？我一生不信鬼神，豈可今日臨陣自怯！」橫著腸兒，豎著膽略，一匹烏錐馬，一桿狼牙釘，左衝右撞，前撻後鞭，不管甚麼好與歹，大凡絆著的就是一釘。盡著平生的膂力，大殺這一場。

張將軍大殺這一場還不至緊，可憐部下這些官軍一個個提心挈膽，一個個捨命挨生。你也說道：「你晦氣，跟這等一個本官。他有烏錐馬騎的，不怕死；我沒有烏錐馬騎的，也不怕死麼？」我也說道：「我晦氣，跟這等一個本官。他有狼牙釘的，不怕死；我沒有狼牙釘的，也不怕死麼？」一個說道：「我不去。」一個說道：「你不去，輕則割耳，重則四□鋼鞭，你怕不怕？」一個說道：「我去。」一個說道：「你去，狼蟲虎豹、猛毒惡蛇，你怕不怕？」一個說道：「倒不如狼蟲虎豹，一口一個，倒得乾淨。」一個說道：「只是一個狼蟲虎豹會你，倒也乾淨；只怕有兩個狼蟲虎豹都要會你，反還不得乾淨。」大家商議了一會，沒奈何，只得跟定了本官，東西南北，盡力而施。張狼牙殺得氣起，猛地裡喝上一聲，劃喇喇就如平地一聲雷。只見天清氣朗，霧散雲收，滿地飛的都是些紙人紙馬，哪裡有個狼蟲虎豹，猛毒惡蛇？原來這些大蟲怪物，都是王神姑撮弄來的。撮弄來的邪術止有一時三刻之功，又且張狼牙按上方黑煞神臨凡，諸邪不敢侵害，故此喝上一聲，諸怪即時現了本相。張狼牙看見這些怪物現了本相，膽子益發大了，喝一聲：「潑賤婢哪裡去了？我若還不生擒於你，萬劍刷屍，我誓不回還！」王神姑騎在馬上，反笑了一笑，說道：「張將軍，你千恨萬恨，都是枉然。你莫若早下馬投降於我，萬事皆休！你若不信，現有兩員南將活活的在我這裡做樣子。」張狼牙見了王神姑，恨不得一口涼水吞他到肚子裡來，喝一聲道：「潑賤婢還敢誑口。你再尋些狼蟲虎豹、猛毒惡蛇來罷。」掄起狼牙釘，一馬如飛，竟取王神姑的首級。王神姑又笑一笑，說道：「懼怕於汝，不為好漢！」手中日月雙刀急架相迎。張將軍抖起神威，施逞武藝，拿定了主意，要捉王神姑。王神姑自知力量不加，撥回馬又走。張狼牙兜住了馬，心裡想道：「他又來賺我下陣。我今番不趕他，看是何如？」張狼牙才帶轉了馬，王神姑又來驟馬相追，高叫道：「黑臉賊哪裡走，何不下馬投降於我？直待我一繩一索，相牽於你。」激得個張柏性急如火，聲吼如雷，罵道：「潑賤婢當場不展，背後興兵，恨煞我也。」剛剛的恨上一聲，早已一釘釘在王神姑的頂陽骨上，打得撲冬一聲響。仔細看來，哪裡是個王神姑，原來是一個上拄天、下拄地，無長不長，無大不大一個天神。一時間天昏地黑，霧障雲迷，對面不相識，聞聲不見人。那天神就會說話，說道：「張柏哪裡走！早早的留下首級在此，免受他災。」張狼牙的心偏雄，膽偏大，想一想說道：「打人先下手。我若不下手於他，他必然下手於我，我豈肯反受他虧。」連忙的兩隻手舉起那根狼牙棒，照著那位天神的腰眼骨上，盡著兩膀子的神力，喝聲：「著！」狠的是一釘。這一釘不至緊，假饒真是一個天神，也打得他一天霧色，萬頃茫然，莫說都是王神姑撮弄的邪術，怎麼熬得張狼牙這一棒？恰好打得雲收霧散，紅日當天。

原來那一位天神，是撮弄得那個佛寺裡泥塑的金剛菩薩。這些術法，卻都被張狼牙打破了。張狼牙的膽子就有斗來多大，罵說道：「好賤婢，快快的出來，受我一死。」只見王神姑遠遠而來，跨著一匹馬，擺著兩口刀，高叫道：「黑臉賊，我今番不拿住你，不為好漢！」張狼牙高叫道：「潑賤婢，我今番不拿你，不為好漢！」劈面就是一釘。王神姑心裡想道：「我這些術法，通不奈他何了。不如另起三間，耍他一耍。」好個王神姑，口裡念動真言，宣動密語，把個指頭望南一指，正南上一員女將，自稱王神姑，騎一匹閃電追風馬，使一桿雙飛日月刀，大叫一聲：「黑臉賊，早下馬受死！」張狼牙看見，心裡想道：「原來是胞胎雙生下來的，怎麼模樣兒這等廝像？」方才舉起狼牙棒來，只見正東上一員女將，自稱王神姑，騎一匹閃電追風馬，使一桿雙飛日月刀，大叫一聲：「黑臉賊，早下馬受死！」張狼牙看見，心裡想道：「好一場怪事！似我南京城裡一胞養一個常事，一胞養兩個是雙生，一胞養三個就要去察府縣。原來這三姊妹都是一般。」即時抖起精神，去鬥三員女將。只見正北上又是一員女將，自稱王神姑，騎一匹閃電追風馬，使一桿雙飛日月刀，大叫一聲：「黑臉賊，早下馬受死！」張狼牙看見，心上早已明白了七八分，曉得這些女將卻都是王神姑撮弄之法。好個張狼牙，威風凜凜，殺氣騰騰，轉戰轉添精彩。只見正西上又是一員女將，自稱王神姑，騎一匹閃電追風馬，使一桿雙飛日月刀，大叫一聲：「黑臉賊，早下馬受死！」張狼牙看見，心上卻有□分明白，拿定了主意，單展他的神威。

五員女將，五口雙刀，圍定了張狼牙。張狼牙舉起一桿狼牙釘，單戰五員女將，心裡想道：「似我這等一條好漢，何懼怕於五個婆娘。莫說還有四個是假的。假饒五個都是真的，也不在我張柏的心上。」一桿狼牙釘遮前擋後，左架右攔，大戰多時，張狼牙又殺得性起，猛地裡喝一聲。這一聲喝，如天崩地塌一般。天崩地塌不至緊，把這些王神姑都嚇得不見。張柏起頭看來，滿地上只見是些紙剪的人兒。原來那四個王神姑，果真是些妖魔鬼術，僅可一時三刻功德。張狼牙大戰多時，卻不過了一時刻，故此喝聲響處，邪術自消，只剩得一個王神姑，一騎馬，自由自在，望本陣而走。張狼牙帶定了馬，輕輕的斜拽而去，照著王神姑的後腦頂門針上，著實還他一釘。王神姑躲閃不及，一釘釘下馬來。

張狼牙割了首級，奏凱而歸，竟上中軍，拜見元帥。元帥道：「連戰功展何如？」張柏道：「末將出馬，遇著妖婦王神姑。這

王神姑有□分的本領，其實的厲害。」元帥道：「怎見得他有□分的本領？□分的厲害？」張柏把個王神姑的始末緣由，細述了一遍。元帥道：「既如此，首級現在何處？」張柏道：「現在帳前。」元帥道：「獻上來驗過，方才傳示各營。」張柏連忙的獻上首級。元帥親自驗實。驗猶未了，藍旗官報道：「國師特來拜謁元帥。」二位元帥不敢怠慢，以禮相迎，以禮相見，以禮敘坐。國師道：「連日廝殺，勝負何如？」三寶老爺愁了個眉，噉了個嘴，說道：「國師在上，我和你離了南朝已經許時，功不成，寶不見，何日才得回朝？」國師道：「元帥不必憂心，自有前定之數。且只說連日廝殺何如。」王爺道：「前日仰仗國師佛力，大破番將咬海干。以後休息了□日半月，誰想近時咬海干有個甚麼妻室，叫做個王神姑，曉得甚麼騰雲駕霧，又能用術行邪。初戰一陣，被他妖術所迷，活捉了兩員南將。連日幸得張千戶潑天大戰，晝夜不分，使盡了千斤的勇力，用盡了一世的機謀，方才斬取得他的首級，在此記功。」國師道：「阿彌善哉！那是甚麼？」王爺道：「就是張千戶斬取得妖婦的首級。」國師道：「枉了張千戶這等不分晝夜的辛勤。」王爺道：「請教國師，怎見得枉了辛勤？」國師道：「那首級不是真的，卻不是枉了這等幾日辛勤？」

畢竟不知怎麼這個首級不是真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